

第三章 歐陽修傳記文的人物外部刻畫

荷馬史詩中曾提到：「除掉持續的動作，不描繪什麼其它事物；他如果描繪任何物體或任何個別事物，也只是通過那物體或事物在動作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一般只涉及它的某一個特點。」¹我國古代史傳，也有著類似特點。史傳的構成，無非是「敘事之文」和「記言之文」：敘事之文，記載角色行動；記言之文，再現角色的言語，可見角色言行在史傳中的位置佔了極大的比例。

史傳對人物的描寫是很重要的，人物的言行，構成了歷史事件本身；而言行的描述又符合歷史的「實錄」原則。黑格爾曾說：

如果說靈魂是通過眼睛才被人看見的話，那麼不但是身體的形狀，面容，姿態和姿勢，就是行動和事迹，語言和聲音以及它們在不同生活情況中的千變萬化，全都要由藝術化成眼睛，人們從這眼睛裡就可以認識到內在的無限的自由的心靈。²

作家依據人物的外在、內心、對話等各個方面，塑造出人物不同的性格，若寫得恰如其分，可以讓讀者「如見其人」，對文中的人物自然地留下深刻的印象。筆者將人物塑造分成「外部刻畫」、「內部刻畫」兩個部分。「外部刻畫」的部分主要是在人物登場時所展現在讀者面前的形象，包括了面相身材、動作行爲、語言對話等特徵，來讓人物個性呈現顯著的不同。

第一節、人物出場

當一個人物第一次上場露面的時候，給予描述，即爲出場描寫。對於人物出場的描寫，不只是描寫「人物形象」，還有推展情節（4W 原則）³來刻畫人物，突顯特色。關於「出場描寫」有四種寫法：由作者直接描述、由作者藉他人談話中來描述傳主、由作者透過他人的觀點來描述傳主，以及作者通過故事情節逐漸描述出來。人物一出場就開始寫他的故事，形成人物出場與故事情節密不可分。

壹、揭示傳主姓名、經歷、家世

¹ 見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著，尉遲秀譯《小說的藝術》。臺北：皇冠書局出版社，2004年，頁38。

² 見黑格爾著，朱孟實譯《美學》。臺北：里仁書局出版社，1981年，第一卷，頁215。

³ 4W 原則是小說中的敘事原則，分別爲何人(Who)、何事(What)、何時(When)、何地(Where)。當人物一出場時，將此4W原則做對於傳主的介紹性描繪，讓讀者對傳主有初步的認知，即「時間和地點構成場面，人物和事情構成情節」。見方祖燊著《人物結構》。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出版，第二十四章，頁356。

不論是歐陽修的墓誌銘或是《新五代史》，歐陽修在文章的起頭，大部分對於傳主的姓名、經歷、家世背景都有精簡條理的描述，讓讀者在閱讀時對傳主的生長環境有所掌握，像是〈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開頭即描寫傳主范仲淹的去世的時間、地點以及埋葬的地點。交代清楚後，就開始描述傳主姓名與家世、經歷：

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⁴

歐陽修從范仲淹的先祖世輩說起，提及祖先在朝為官的經歷，帶出范仲淹自身的家世。也因為其世祖之輩，養成立志向學，期待有朝一日能步上仕途，成就所學的目標。這樣的精神，為後文「以天下為己任」、改革朝政、治理邊疆的卓越才能作一個簡明的開場。

歐陽修筆下的女性全部都是能持家的有婦德之女子，但當時女子地位低落，被書寫時不以全名呈現，所以歐陽修在傳主的標題加上居住地，以分辨其人，像〈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⁵、〈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⁶、〈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⁷...等等。

貳、強調傳主個性

歐陽修除了將傳主的姓名以及經歷家世呈現在篇名中之外，有些傳記文也會把作者顯著的個性置於篇名，讓讀者在閱讀文章之前，就能對傳主的性格先有初步的了解，像是〈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袁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⁸

文章一開始就介紹了石介為何被稱作「徂徠先生」的原因。石介在魯地以德行高潔享有盛名，又居住於魯境名山徂徠山。魯地人因為尊敬石介的品德，就以其德配其居所，稱為「徂徠先生」。另外，《新五代史·雜傳三》〈盧光稠·譚全播〉在文章的一開頭就描述兩人迥然不同的個性：

⁴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一》〈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頁 147。

⁵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頁 85。

⁶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頁 86。

⁷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頁 87。

⁸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徂徠石先生墓誌銘〉，頁 73。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佗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為人。⁹

歐陽修先提點兩人迥然不同的個性，將這樣的兩人並列陳述，讓讀者體驗其中的矛盾，也為之後譚全播的識人不清終究導致失敗埋下伏筆。文章在一開始先作主題式的說明，讓整篇文章脈絡更為清晰明確。

參、說明寫作動機

動機是行為的發動力，人物的行為是動機的結果，動機為構成性格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歐陽修的墓誌銘作品中，大多在標題中將傳主的官職頭銜寫出，讓讀者了解傳主的為官經歷。但有些墓誌銘並沒有敘述官職，而是直接道出傳主姓名，或是以「先生」相稱的傳主篇目。並非是因為這些人沒有官職，而是歐陽修為了彰顯其「德行」、「學養」所作的安排，像〈胡先生墓表〉¹⁰、〈孫明復先生墓誌銘〉¹¹、〈徂徠石先生墓誌銘〉¹²都是為了崇拜其作育英才，並且以身作則為後世樹立崇高品德的典範；而〈石曼卿墓表〉¹³、〈黃夢升墓誌銘〉¹⁴、〈尹師魯墓誌銘〉…等等只述全名的墓誌銘，置於「孝愛親友類」，都是歐陽修的親朋好友們，內容多在說明歐陽修透過與其交遊的經過展現其人的品德高尚，但卻無法在朝政上一展長才，最終鬱悶而死的悲嘆，像〈尹師魯墓誌銘〉描寫尹師魯不得志：

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¹⁵

歐陽修描述尹師魯因為寬容對待下屬反被誣陷，導致無法再施展抱負，而為其叫屈。在此也顯現了歐陽修對當時朝廷並未重用人才的不滿，利用他人的親身經歷來呈現，更能讓讀者深刻體會。

第二節、肖像刻畫

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二十九）·盧光稠 譚全播〉，頁 443-444。

¹⁰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胡先生墓表〉，頁 11。

¹¹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孫明復先生墓誌銘〉，頁 27。

¹²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徂徠石先生墓誌銘〉，頁 73。

¹³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石曼卿墓表〉，頁 1。

¹⁴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黃夢升墓誌銘〉，頁 29。

¹⁵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尹師魯墓誌銘〉，頁 33。

肖像刻畫是作者直接對人物的形貌、家世、身分地位、事業、生活態度的描繪，而不涉及當下傳主本身行為動作的狀態。人物形象的描寫分為「靜態描寫」與「動態描寫」。肖像刻畫也就是作者直接對讀者說明狀況的「靜態描寫」，有別於「行動刻畫」、「語言刻畫」的動態描寫。本節主要在描寫傳主有別於他人的外在特質；以及藉由作者的修辭技巧突顯特徵，使得傳主讓讀者印象深刻。

壹、精細地描述（description）傳主特徵

歐陽修在描述傳主特徵時，往往以精簡切要的語言表達，雖然著墨不多，但是能讓傳主有不同於常人的特質，引起讀者繼續閱讀的樂趣，並藉此將人物的性格托盤而出。如羅弘信、楊光遠、雷滿及朱友孜等傳即是例證：

羅弘信，五代時的魏博牙軍，當時牙軍為亂，連續殺了兩個他們自己擁立的將領。之後不知道要推舉誰，在群龍無首、人心惶惶的情況之下，羅弘信藉此機會，大呼而出：牙軍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為我帥者？」弘信從眾中出應曰：「我可為君等帥也。」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共立為留後。¹⁶羅弘信憑著自己的外貌，被推舉為首領，並且從此坐擁兵權。羅弘信除了有膽識，不怕被亂軍殺害之外，還有著讓人驚異的外在，臉色呈現青黑色，不是一般人所能擁有，也顯現他的特異。

楊光遠，五代時的武將，曾經驍勇善戰，但因為作戰時斷了一隻手臂，所以被貶不受重用。歐陽修形容他「為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辨智，長於吏事。」¹⁷，後來被再次起用是因為富有才華，能夠治理地方，但禿頭斷臂的特質，可以顯現在職場上非常不討喜，與上述的羅弘信形成對比。楊光遠後來想自行稱帝，但失敗被殺，文章的最後歐陽修再次強調其特徵：光遠既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為之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腳皇后邪？」相傳以為笑。歐陽修首尾皆提起楊光遠禿頭又斷臂，暗諷其外型的不雅，卻又懷有叛亂稱帝的貳心，突顯了其更加醜陋的特質。

雷滿，是歐陽修筆下較為特殊的人物，除了五代時武人的粗獷特質，雷滿還多了南蠻氣息。歐陽修形容其「為人凶悍獍勇，文身斷髮」¹⁸，不僅個性兇猛，裝扮也與時人相異，不僅刺青，還割斷自己的頭髮，由此可知雷滿性格的豪放不拘，不受禮制約束，所以受到南蠻之人的擁戴，成為一方霸主。

另外，還有因為相貌特徵而招致殺身之禍。梁時的康王朱友孜，因為「目重瞳子」¹⁹，而自負有天命，認為自己必定可以當王，所以找了刺客殺皇帝，結果事跡敗露，被皇帝誅殺。歐陽修以朱友孜的特徵—眼睛裡有兩個瞳孔，展現了朱友孜的不同，但卻因為如此，自以為是以為承接天命，到最後害死自己，表露了他的無知與自大。

歐陽修描寫人物肖像，並非是詳細刻畫人物面貌細節，而是描寫與傳記文主

¹⁶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二十七）·羅弘信〉，頁 418。

¹⁷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楊光遠〉，頁 587。

¹⁸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二十九）·雷滿〉，頁 445。

¹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梁家人傳·康王朱友孜〉，頁 138。

旨相關的肖像，也就是歐陽修依據人物性格特徵來作為相貌刻畫的重點。像是羅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利用「特異」成就其權勢的獲取；楊光遠「病秃折臂，不通文字」暗諷其懷抱貳心的醜陋；雷滿「凶悍獍勇，文身斷髮」突顯其豪放、不受禮制約束；朱友孜「目重瞳子」自認有天命而叛變。這樣即是從局部樣貌展現個性的表現方式。

貳、擅用白描、譬喻、誇飾等修辭技巧

適切的修辭技巧，可以使文章更具有擄獲人心的力量。可以讓讀者在閱讀時身入其境，產生豐富的想像力。對於文章而言，修辭擁有錦上添花的點綴效果，雖然並非必要，但因為可以使讀者有更完整、更深度的感受，所以也提高了文章的價值。修辭技巧主要有白描、譬喻及誇飾等方法。

白描法，是指抓住事物的主要特徵，用簡煉的文字，樸實地進行描寫的方法。所以說，白描的特點分為兩項，其一是「文字樸實」，不加烘托渲染，以敘述的語言進行描寫；其二是「簡煉傳神」，鋪陳幾筆就能勾勒出鮮明生動的形象。²⁰歐陽修在文章起頭以直接敘述的方式，呈現傳主的肖像特色，使讀者在進入正文之前就對傳主有清晰的形象了解。寇彥卿、華溫琪、康福，以及姚顛等傳即是代表例證。

寇彥卿是後梁時的武將，擅於伺候梁太祖所以為其所愛，在相貌方面歐陽修描述：「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²¹」平實地記述了寇彥卿非常魁梧的身材，相貌為鼻子高臉型方，聲音有如洪鐘一般鏗鏘有力。看起來姿態威武、儀表方正，作為武將在外型上較能受人倚賴，也無怪乎梁太祖在眾多武將中，只賜寇彥卿其所乘之愛馬。

還有華溫琪，本來參與唐末的黃巢軍，後來黃巢軍敗，華溫琪因為外貌而尋短見，因為「身長七尺…狀貌魁偉」²²，所以害怕容易被人發現而想要自殺。當時附近有人就對他說：「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可見其身材魁梧雄偉，讓人驚異，認為是「非常人」。

歐陽修在描述一些肖像刻劃時，有些傳主的特徵，會利用別人的話語描繪而出，增加文章的生動性。像是康福，後晉時的武將，後唐莊宗曾說：「吾家以羊馬為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羊馬。」²³藉由後唐莊宗的觀點，讓讀者看見康福的外表與中原人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有較為肥胖的體態。也因為他的外表似擅於牧馬的外族人士，康福的職務就被成為養羊牧馬。

另外，後唐時人姚顛的面向奇特，但「少蠢，不修容止，時人莫之知」²⁴，雖然看似愚蠢又不修邊幅，讓旁人都覺得姚顛並不出眾，後來藉由中山條隱司空圖「一見以為奇，以其女妻之」，表達了看準他的前程與眾不同，來顯示他的

²⁰ 見劉勳操所編《寫作方法一百例》。台北：萬卷樓發行，1993年，頁332-333。

²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梁臣傳·寇彥卿〉，頁219。

²²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五）·華溫琪〉，頁519。

²³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四）·康福〉，頁514。

²⁴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三）·姚顛〉，頁630。

特異，以作為對後文姚顛所為吏事的推展。

比喻法，即是「以彼物比此物」、「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的形象說明方法，將讀者陌生的事物解釋得形象清晰，簡明通俗，使人易於認識與了解。²⁵歐陽修使用譬喻法突顯人物肖像，主要是將人物與他物相類比，讓讀者有更寬闊的空間來想像人物的形貌。以下舉淑妃王氏、安叔千、張彥澤為例證說明。

後唐明宗時，淑妃王氏面貌十分柔美，雖然出身於賣麵食的平民百姓家，曾賣身於侍女，但還是得以入選為妃子。其外貌號稱「花見羞」²⁶，百花之美也比不上王淑妃的容貌，所以才能飛上枝頭當鳳凰。歐陽修這樣的形容詞，也揭示了王淑妃的美貌，與成語「閉月羞花」所形容的美人，有不相上下的容貌，藉此顯現王淑妃的貌美絕倫。另外以物類作譬喻的，是後唐時的武將安叔千，歐陽修形容其「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人謂之『沒字碑』。」²⁷指的是安叔千的外表就像一塊高聳矗立的雄偉碑牌，但上面一點紀念的文字也沒有，如此一來，這塊碑文的樹立反而變成一種無價值的、空有其表的石頭，而安叔千的樣子，就跟這塊碑相同，空有儀表，卻不識字，行事鄙陋。以「花」、「碑」等物類來比喻人的狀貌，不用多餘的描述，就可以將日常生活的形象注入對傳主的印象中，加深形象的刻劃。張彥澤，突厥人，後唐莊宗時的武將，非常驍勇善戰，但為人殘暴，歐陽修描述他的相貌說：「彥澤為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²⁸張彥澤的驍勇善戰卻殘忍暴虐，與猛獸相比擬，在夜色中泛黃光的眼睛就像是野獸一樣環顧四方，讓人對張彥澤的肖像有更直接顯明的投注對象，歐陽修也藉此暗諷張彥澤的殘暴不堪，為政無仁德。

誇飾法，是指在描寫人或事物時，為了突出本質特徵，在現實的基礎上，對形象作必要的擴大或縮小，加強表達效果的一種藝術手法。²⁹誇飾法的使用以客觀事實為基礎，不能天馬行空，誇張無稽³⁰。歐陽修在使用誇飾法時，使用較為含蓄手法，不過於誇張渲染，但又能切中人物特質並予以適度呈現，如〈王進傳〉即為一例。

王進，原本只是一個平民，但「為人勇悍，走及奔馬」³¹後來受到重用。前一句的「為人勇悍」，說明驍勇善戰對於五代烽火連天的時代，是許多武將們的共同特質，但王進更有絕倫的專長，那就是腳力，跑起步來無人能及，所以受到了國家的重用。歐陽修在此認為王進僅是因為腳力而能職掌軍權，太過誇張，所以也以「走及奔馬」來表示諷刺之情。

歐陽修利用修辭技巧如白描、譬喻、誇飾等方法做傳主肖像描繪，文字使用

²⁵ 見劉勳操所編《寫作方法一百例》，台北：萬卷樓發行，1993年，頁444。

²⁶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唐明宗家人傳·明宗淑妃王氏〉，頁158。

²⁷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六）·安叔千〉，頁550。

²⁸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張彥澤〉，頁597。

²⁹ 見劉勳操所編《寫作方法一百例》，台北：萬卷樓發行，1993年，頁232-233。

³⁰ 俄國作家高爾基說：「藝術的目的在於誇大好的東西，使它顯得更好；誇大有害於人類的東西，使人望而生厭。」適當的誇大能將人物形象深植人心，信口開河的誇張則會將讓讀者反感。見高爾基《給青年作家》。梧州：生活書店，1939年一版，頁47。

³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七）·王進〉，頁558。

都是篇幅短小、簡單俐落不雜沓。像寇彥卿「語音如鐘」、華溫琪「魁偉」、王淑妃「花見羞」比喻其樣貌美麗、張彥澤「顧視如猛獸」、王進「走及奔馬」等簡短的樣貌描寫，可讓讀者對傳主有初步了解。

第三節、行動刻畫

行動刻畫，指的是作者安排的故事與境遇，來考驗人物的心態，藉此顯現人物特性，讓人物隱而不顯的意志、欲望、思想，浮現在行動表現上。亞里斯多德說：「人物顯示作品的特色，動作（action）—人物的行為，才能使我們或悲或喜。」³²也就是以人物的行動表現即能引起讀者的關切。雖說亞里斯多德認為人物動作為突顯人物性格的唯一方式，太過於以偏概全，但也提醒我們，動作的展現，的確可以表現人物的內在想法，所以行動刻畫是造成性格特徵的重要一環。以下就姿態描寫、具體動作、相對關係、因果關係等描寫技法彰顯性格。

壹、以姿態描寫突顯性格

姿態部分主要是在描寫傳主自己對於一件事情的連續性動作，有較為細緻性的描述。藉由對傳主的近身動作的細節描述，呈現傳主的習慣，進一步突顯傳主性格。以下將武將劉信、董璋、王重師，與文官和凝、李崧等傳主的動作為代表例證。

後漢蔡王**劉信**，喜好殺人。部屬中有人犯法，即以殘暴的私刑對待他們：「信召其妻子，對之剗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³³文中描述劉信將部下的妻子招喚而來，親自將部屬剔肉支解，並且命令妻子吃親人的肉，不管血流滿地。劉信還命令奏樂，且開心飲酒。文中從劉信的召喚、肢解器官的細部動作，看到其血腥凶殘的面目後又能奏樂、飲酒，表現變態，使人物凶殘形象更為深刻。

另一凶殘形象為**董璋**。董璋因為害怕被誅而反叛，在自己的地盤附近建立寨子與關卡，只要有士兵想要出關卡回家鄉，就會被攔下來並且加以殺害，歐陽修描述逃跑者被處決的過程：「凡唐戍兵東歸者，皆遮留之，獲其逃者，覆以鐵籠，火炙之，或剗肉釘面，割心而啖。」³⁴殘暴行動的起頭為阻擋士兵的離去，之後則將士兵囚於鐵籠並用火烤，不然就剗肉釘臉，挖心來吃。有選擇性的、循序漸進的虐兵方式，更讓殘暴的形象深植於人心。

王重師，後梁時的武將。當時戰事吃緊，但王重師患病躺在營帳中，其他的將領們眼看敵軍將入城，只好強迫他起來：「諸將強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氈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³⁵描述

³² 引自佛斯特（E. M. Forster）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1985年出版，頁73。

³³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漢家人傳·蔡王劉信〉，頁195。

³⁴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董璋〉，頁574。

³⁵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梁臣傳·王重師〉，頁232。

王重師雖然患病不起，但由於戰爭陷入退無可退的情況，王重師還是急忙起身，取軍中所有氈毯澆上水並且蓋在火上，率領精兵手持短刀突擊進城，因此化解危機。以王重師奮力起身，並且急中生智取毯、澆水、蓋火，接著率兵突擊，讓讀者身歷其境感受王重師忍住病痛，當機立斷突擊的明快節奏，因此得到最終的勝利。

除了武將之外，文官也有不凡的治事風格，像是後唐莊宗時的**和凝**，為官翰林學士，知貢舉。當時進士大多浮華淺薄，喜好喧嘩以便打動主考官。主考官每次放榜，就用棘刺護圍，關閉省門，禁止人們出入，並習以為常。和凝認為這樣的做法造成人民在交通上有極大的不便，且想要改除考生們的惡習，所以「撤棘開門」³⁶，而「士皆肅然無嘩，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為得人」。和凝以手部動作「撤」棘、「開」門，來顯現他想要改變弊端的決心，也像是將流傳已久的陋習開通、撤除，使得之後所錄取的考生，都是富有真才實學的一時之選，和凝治事的明快性格也就此突顯出來。

另外，有後唐時的掌書記**李崧**。李崧當時侍奉魏王李繼岌，李繼岌殺權臣郭重韜，導致軍心動搖，人心浮動。李繼岌向李崧表達後悔之意，李崧於是「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³⁷為了要穩定軍心，李崧矯立詔書。登上樓並去掉梯子、在夜晚行動，都是害怕被發現、小心翼翼的作為。文中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告諭」諸軍的手口動作，都讓李崧的行動更加傳神，顯露了其小心謹慎、惶恐的一夜行動。

歐陽修在人物的肢體細節動作上有精細的著墨，因為肢體動作表現的是傳主下意識的行為，可使讀者透過傳主的「姿勢」，來了解傳主的性格與思想。武將劉信手部動作「剗剔支解」，其殘忍的動作表現殘暴性格；董璋對部屬「覆」以鐵籠、「火灸」，「剗」肉「釘」面、「割」心而「啖」，動詞性的手部動作亦彰顯殘暴性格；文官和凝「撤」棘「開」門，展現改革考試制度的決心；李崧運用文官的手部姿態「作」詔書、「倒用」都統印來穩定軍心即是此例。

貳、以具體詳實的動作表現性格

動作與反應（reaction）、因（cause）與果（effect）是相對概念的不同稱謂。作者利用人物行動向讀者表現人物性格，安排一連串的事故，由故事中的角色來表現而達到符合性格的反應，使讀者發現人物特質。因歐陽修在動作描寫部分時分詳細，所以筆者將傳主動作分為四個類型做說明，分別有：一，戰士勇猛無所畏懼的動作，代表人物有萇從簡與王殷；二，官吏愛民惠民的動作，代表人物有馮暉、李從嘏；三，官吏濫權失職的動作，代表人物為李從璨、安叔千、馬胤孫；四，將士蠻橫無道的動作，代表人物為皇甫暉、張彥澤、趙思綰。

首先，歐陽修擅於利用戰場上戰士所經歷的事件，來突顯戰士勇猛、不懼死的精神。在具體寫實的描繪之下，往往能讓讀者印象深刻、將角色性格內化至心

³⁶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四）·和凝〉，頁 639。

³⁷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五）·李崧〉，頁 653。

中。**萇從簡**為後唐時期的武將，家族世代以屠羊維生。作戰時力大無比，而且能身先士卒衝鋒陷陣，多有戰功，受到皇帝喜愛。他曾經在戰場上中箭，不能醫治，但因為勇猛、大無畏的氣魄，命人鑿骨去毒拯救了自己的性命：「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³⁸」萇從簡能夠忍受別人所無法忍受的疼痛，讓醫師刮鑿他的骨頭將箭鏃取出。從「人皆以為不可」、「工遲疑不忍下」、「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可以體會連醫生都下不了手的疼痛，而旁人光用看的都無法忍受，但萇從簡還能「言笑自若」，和三國時期關羽「刮骨療傷」的情形相類，顯示萇從簡性格的無所畏懼，不拘細部的個性。

另一名勇猛壯士為**王殷**，當時跟隨後漢高祖討伐杜重威，每戰都首先登城，奮力作戰，中途「矢中其腦」³⁹，但「鏃自口出而不死」。表示王殷作的勇猛，自己受重傷卻毫不退卻，專心致力於戰事，也透露了王殷對於國家的忠心至誠。

第二，能治民、教民、惠民，造就百姓福祉的臣子官吏，素來都受到歐陽修極大的推崇，而歐陽修在記述這些人物上，使用如實詳述的描寫方式，以期能作為後世的楷模。**馮暉**為官鎮守邊疆地區靈武，而當時靈武的百姓因為朝廷為了犒賞兵士、招徠部族、輾轉運輸供給，承受了龐大的賦稅與勞役，生活困苦不堪；另外當地有許多氐、羌等部族常攔路搶劫，商旅出入都要軍隊的保護，花費許多勞動力。馮暉便針對民生經濟問題進行改革：

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加賦，管內大治。…党項拓拔彥超最為大族，諸族嚮背常以彥超為去就。暉之至也，彥超來謁，遂留之，為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彥超既留，而諸部族爭以羊馬為市易，期年有馬五千匹。⁴⁰

馮暉到任之後，就能循序漸進，改善基礎問題，廣施恩信使部族感謝並停止侵奪；就地屯田來減少轉運糧食的費用；自掏腰包修整建築，不增收百姓賦稅，解決民生問題。另外，馮暉還討好部族最大首領拓拔彥超，拓展部族與朝廷的貿易，一年增加馬匹五千。歐陽修以實例來呈現馮暉的治事謀略，讓人具體了解馮暉對國家有相當大的貢獻；用俸祿來修補破損而不增加民眾賦稅的愛民政策，也可說是效忠國家的最佳體現。

後唐時的**李從暉**也事以民為先的代表人物。當時被李繼岌派遣監押犯人，經過鳳翔被柴重厚拒絕接納。後唐明宗知道後，派人殺柴重厚，李從暉上書替柴重厚申訴說「言重厚守鳳翔，軍民無所擾，願貸其過。」⁴¹由此可以看出李從暉愛

³⁸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五）·萇從簡〉，頁 520。

³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八）·王殷〉，頁 566。

⁴⁰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七）·馮暉〉，頁 554。

⁴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二十八）·李從暉〉，頁 431。

民甚於私仇的心態，因為柴重厚的寬政愛民，所以李從暉願意為其勸諫皇帝。另外，李從暉有田一千頃、竹林一千畝，但「懼侵民利，未嘗省理」，害怕人民的權利受損，所以不曾清理租稅，因此受到地方人民的愛戴。李從暉在能力所及之地都能為民著想，使處於戰火時期的百姓能夠有良政的庇護，在五代時是最珍貴且需要的。

第三，相對於忠臣良吏的愛民惠民，五代十期大多數都是越禮、濫權、輕民官員，上至皇親國戚，下至地方官吏，失職的行為比比皆是，而歐陽修對於這些敗德的官員，更是有其細膩的行為刻畫，除了突顯其德性的失敗以外，還寓涵了警惕、勸世的意味。後唐明宗的侄子**李從璨**，任大將軍時期，性格驕縱，不能稍稍委屈自己，與權臣安重誨交惡，因為其性格，毀傷自己的性命：

嘗於會節園飲，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其事，…賜死。⁴²

由此可知，李從璨除了性格驕縱與朝臣交惡外，對於禮法也不置於心。作為一名皇室人員，卻完全沒有禮法的觀念，雖說起因為喝酒開懷，而登上皇帝的坐床，但這樣的舉動已非醉酒而可寬恕，更何況在五代皇族相互殘殺奪位的時代。所以，也可知曉李從璨不謹慎且自恃權貴的心態。

如此違禮的事件，也在後晉時的官員**安叔千**身上發生。當時契丹侵犯京師，後晉的眾官員迎接耶律德光進城，而安叔千還「出班夷言」⁴³，出隊伍用蠻夷之語諂媚耶律德光，耶律得光諷刺他說：「是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吃飯處。」對於敵人諷刺自己不懂語言，說自己對其忠誠還施捨一個官位給自己，對於這樣的行為，安叔千還「再拜」，表示對耶律德光的滿心感激。如此喪權辱國的羞恥行徑，對於安叔千的行為而言，顯現了他對自己國家的無禮，棄廢國家的尊嚴，給百姓最不良的示範。

後唐時的**馬胤孫**為文書官，但為位居不適任要職的官員，使得國家政事混亂。歐陽修描述他「不通世務，故事多壅塞」⁴⁴就是如此。馬胤孫官拜中書侍郎，卻對朝廷官職一概不通，辦事常多滯留不通達：

胤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為「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

由此可知，馬胤孫沒有真才實學，所以沒辦法開口議論，不開官印辦事，不開門招納士人，虛佔其位，卻不知要多充實自己來對國事有建樹，透漏了馬胤孫的自視甚高，無知不知進取的個性。

最後，五代時期除了在外交上的失敗，內亂也從不止息，許多擁有兵權的將

⁴²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唐明宗家人傳·李從璨〉，頁 167。

⁴³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六）·安叔千〉，頁 550。

⁴⁴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三）·馬胤孫〉，頁 628。

士伺機而動，奪取稱王的機會，後唐的**皇甫暉**就是如此。當時後唐莊宗失勢，而皇甫暉勇猛又強橫，想要奪權又苦無機會，所以「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為亂」⁴⁵，藉口與人賭博賭輸而和同黨圖謀造反，可以看出皇甫暉的無賴性格，沒有光明正大的理由與想法來反叛，用博奕未取勝當作反叛的理由，也顯示了他對事沒有計畫、無知，謀反終究是失敗。

後晉時的**張彥澤**，投降契丹，之後就一直仗恃著對契丹有功，在京城內晝夜暢飲娛樂，隨從的騎兵有上百人之多，而且放縱手下士兵在京城大肆劫掠，行徑十分囂張：

軍士邏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出三手指，軍士即驅出斷其腰領。皇子延照母楚國夫人丁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皇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即劫取之。彥澤與閹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⁴⁶

由此可以看出張彥澤的權勢之盛、蠻橫之姿，對於罪犯只用瞪眼、伸出三個手指，就可以將其殺死；看見皇子的母親貌美，不論倫理，求不得就搶奪，連皇室也不敢反抗；對於同僚，有了嫌隙就無賴囂張地闖入住家，殺人之後揚長而去。張彥澤這樣的叛國臣，竟然還能在當時如此縱情享樂，無法可管。歐陽修具體的刻畫出張彥澤的動作「瞋目」、「劫」、「乘醉」、「殺數人」，讓其霸道、自以為是的性格躍然紙上，也諷刺了當時的世態，道德淪喪，對於後世，有諸多警醒的規範作用。

對於五代時掌權者的殘暴，歐陽修還有更近距離的描繪，後漢時**趙思綰**叛變，漢高祖派兵包圍他所駐軍的城，一年多未能攻克，不因為趙思綰有勇有謀地堅守堡壘，而是：

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⁴⁷

趙思綰的殘暴滅絕人性，不因為城中無糧而憂愁苦惱，反而認為吃人是稀鬆平常之事，還能進行犒宴的歡慶活動。一次都要殺數百人，歐陽修形容趙思綰殺人就像殺豬羊一樣輕鬆容易。而且他非但不以為意，而且還期待吃人膽長勇力。這樣的暴虐傷民，喪倫敗德的程度令人髮指。不將自己城中共甘苦的百姓當成人來尊重，只為自己享樂而荼炭生靈，導致後來自我毀滅的後果。

在 Elwood Maren 《人物刻劃基本論》中，講述人物之所以有動作反應，是因為要回應所接受的刺激。此刺激可分成他人的表現與客觀情況的「外在刺激」，以及傳主本身的觀念、想法與選擇的「內在刺激」⁴⁸。歐陽修傳記文表現出來的

⁴⁵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七）·皇甫暉〉，頁 555。

⁴⁶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張彥澤〉，頁 597。

⁴⁷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一）·趙思綰〉，頁 605。

⁴⁸ 見 Elwood Maren 著，丁樹南譯《人物刻劃基本論》。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 年，頁

傳主特色，即能呈現具備同樣性格的傳主會產生相類的行動表現，裴從簡「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與王殷「矢中其腦、鏃自口出而不死」表現兩者都具備「勇猛」的性格，所以在面對「嚴重外傷」的刺激時，均能展現「忍人所不能忍」的英勇氣魄。又李從璨「酒酣，戲登御榻」、安叔千「出班夷言」、馬胤孫「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均擁有「失職濫權」的特質，當承受「施行職務」的刺激時，立即展現脫序、不負責任的表現。

參、藉人物相對關係彰顯性格

歐陽修以人物的行動來表現、突顯傳主於傳記文中的地位與角色；或是傳主在文中和他人的相對關係。藉由這樣的人物地位與人物間的互相對照之下，便能顯現人物的性格特徵。郭崇韜、安重誨、孫方諫、雷滿是代表例證。

五代時期的人物職務與地位，因為改朝換代過於快速，所以也時有多變。後唐時**郭崇韜**位高權重，其職位也常有改動，文中雖未清楚提及他的官位，但有描述「當崇韜用事，自宰相豆盧革、韋悅等皆傾附之」⁴⁹，可見他的地位之高，介於皇帝與宰相之間，朝廷內的臣子無論地位高地，都討好他：

以其姓郭，因以為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為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為笑。

朝臣吹捧郭崇韜為名將郭子儀的後代，郭崇韜信以為真，在經過郭子儀的墓時，特地下馬悲號痛哭而去。郭崇韜與郭子儀本無任何關係，只因他人的奉承討好，讓郭崇韜也以假為真，郭崇韜對自己的自信與自負，可見一斑。

另一名後唐臣子**安重誨**，官為中書令，但權傾天下，連皇帝都十分畏懼他：

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退居於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己，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為天下詔除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卻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卻之矣。」佗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毋使重誨知也！」⁵⁰

和宰相不合，只能由宰相退讓。但安重誨不因此罷休，矯詔宰相參與叛亂，直接殺了他再上報，而皇帝無法過問這件事。事發之後，安重誨又害怕天下人非議他，所以將積欠未收的賦稅錢兩百多萬，求皇帝免除，希望藉此取悅百姓來避免責

74-82。

⁴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唐臣傳·郭崇韜〉，頁 247。

⁵⁰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唐臣傳·安重誨〉，頁 255。

任，皇帝迫不得已，只能照辦。之後李仁福進獻白鷹，安重誨也私自替皇帝拒絕，皇帝也只能偷偷收下，不敢讓安重誨知道。歐陽修所寫作的用意，是在說明五代時，君臣關係的混亂，安重誨因為私欲而誣殺宰相、取消天下賦稅，而皇帝不能過問或拒絕，處於弱勢的地位，就連收受進獻，也只能暗中進行。這樣的君臣關係，突顯了安重誨的目中無人與皇帝的卑下，也透露了五代朝代難長久維持的禍源。

在五代的戰亂時期，社會動盪不安，人民多將生命寄託宗教來安撫心靈，也因為如此，**孫方諫**趁勢崛起，成為地方首領：

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為尼族人，即繼行其法，堡人推以為主。⁵¹

人民為躲避契丹的災難而歸從於尼姑深意，在深意死後，狼山堡內的居民還是像神一樣侍奉她。而孫方諫則利用跟尼姑同樣的姓氏，欺騙居民自己是尼姑深意的親族，讓堡內的居民擁立他為王。以孫方諫依仗尼姑的關係來滿足自己的私欲，得知孫方諫欺騙百姓而不以為恥，以宗教為名目矇蔽無知民眾的心智，如此利己、惑民的心態舉動，也為未來叛離君主預作了伏筆。

有依靠他人興起的人物，另外也有靠自己的豪氣自信而成為一鄉之霸的角色。**雷滿**，後唐時凶悍驍勇的人物，當時湖南飢荒，盜賊興起，使得當地百姓苦不堪言，雷滿與同鄉人意氣風發地奮起，組成軍團：

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獵于大澤中，乃擊鮮醢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伍長，號土團軍，諸蠻從之，推滿為帥。⁵²

從文中可以得知雷滿不僅以勇力聞名，還有配置行伍的想法，使得人心有所依歸，所以雷滿雖與同鄉人同時崛起，但只有他被推舉為主帥，透露了雷滿有勇有謀、豪氣干雲的土豪氣魄。

由上文可知傳主與其他人物之間的相對關係，或是彼此間的互動，可以突顯傳主的個性特質。郭崇韜與祖先郭子儀的相對關係，看出自認為名門之後的「自負」特質；孫方諫假藉與尼姑深意的關係成為堡主，蠱惑民心而不以為恥；雷滿與志同道合者因亂世崛起，從只有他最後成為主帥可展現雷滿強烈的企圖心與智勇過人的性格。

肆、以因果關係的動作表現個性

歐陽修善於利用人物動作的呈現來突顯傳主性格，也同時闡釋他的中心思

⁵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七）·孫方諫〉，頁 560。

⁵²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二十九）·雷滿〉，頁 445。

想，以諷諭後世，兼具警惕的作用。每位傳主都有不同的遭遇，但在面對共同事件時，傳主有時又會產生相類的作為，形成有共性的動作。藉由這樣不同人物，但又有相同因果的一連串行動，讓讀者體會出當時政治不同於今日的情態，也能體會歐陽修的寫作用意。可以分為叛亂辭官、愛民惠民、身先士卒三類動作來討論。

一、叛亂辭官的動作

五代時期政局混亂，擁兵權者常互相殘殺以求權位，導致君臣之間的相互猜忌。上位者的任何一個決策都有可能引起部下們的懷疑與畏懼，因此叛亂事件層出不窮。代表作品有李守貞、王景崇、范延光、安叔千，與鄭珪等傳。

李守貞原仕後晉，後改仕後漢，因同儕杜重威死，心有不安，所以決意反叛：

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總倫以方術陰于守貞，為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趙思綰…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為天人皆應，乃發兵…招誘草寇，所在竊發。

53

因為害怕政局對自己不利，所以想要趁政局交替時自行稱王，而門下僧人認為李守貞的面貌與常人不同，讓李守貞決定謀反。再加以同黨趙思綰送象徵王者的紅黃色服裝，李守貞氣勢大振，自認為承天命，發兵攻打朝廷。

另外，李守貞叛亂的同黨**王景崇**，起初與侯益交惡，侯益以重金賄賂當權者，侯益拜為開封府尹，掌握大權，王景崇心中不安，希望能擁有相同權力地位，但朝廷並未如此做，結果「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為秦王」⁵⁴，僅只是心中惶惑不安，就背棄朝廷，不再效忠國家。

像這樣因為害怕失去權力而叛亂的人還有很多，還有後唐時的**董璋**，因仗恃皇帝寵愛，態度蠻橫無禮，朝廷在其管轄之地附近駐軍，使得董璋非常害怕：

璋及知祥覺唐疑己，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章因為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扼劍門關為七寨，於關北增置關，號永定。⁵⁵

由上文的敘述可以知道董璋害怕失去權位後可能被殺的命運，與他人聯姻來確保自己不會被孤立，更築寨口、立國號「永定」來稱王，可以顯示他的疑心與自負的性格。

除了擁兵權的官員們以叛亂來逃避被誅殺的命運外，其他臣子則以辭官來避禍。**范延光**為後唐明宗時的臣子，當時唐明宗患病，不能管理朝政，各方諸侯蠢蠢欲動，范延光認為局勢將亂，恐禍己，於是請求辭官離去；

⁵³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李守貞〉，頁 594。

⁵⁴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一）·王景崇〉，頁 603。

⁵⁵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董璋〉，頁 574。

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⁵⁶

因為害怕被政治惡鬥傷害，所以不顧朝廷的需要，皇帝懇切的慰留，堅持要辭官來避禍，在意自己而不願意為國家犧牲奉獻，這樣的動作顯現了范延光的怯懦無為。

另外，後晉時**安叔千**認為外族契丹強大，所以投降契丹並且為契丹效命。之後到了後漢高祖登位，安叔千被罷任回到京師，因為「自以常私附契丹」⁵⁷，所以「頗懷愧懼」，最後辭官家居。安叔千因為自己曾私下依附契丹而心生恐懼，所以在回京師之後，愧疚又害怕，突顯了其作賊心虛的表現。

與安叔千這樣因為本身的作為而害怕辭官的還有後唐的**鄭珪**，其身居相位，但對政事完全沒有建樹，任職期間碌碌無為，且又耳聾。一直到了當時樞密使孔循被罷官之後，有了危機意識，「亟以疾求去職」⁵⁸，用「亟」、「求」來強化鄭珪的害怕與擔心，表現自私求避禍的情態。

二、愛民惠民的動作

歐陽修傳記文的撰寫中，對於能愛民、惠民、教民的文武官員，都是忠義名臣之屬，可想而知歐陽修認為廉政愛民的官吏，人物性格都是純良至善、行為表現都能做為模範的人物。許遜、薛孰是代表例證。

許遜，北宋時人，對於地方上的事務都能有完善的決策，無論是治安、經濟、交通、水利、邊族，都能有便民、吏民的措施，在其所在的任官之地，都能造福人群，受到人民的愛戴：

州雜蠻蜒，喜以攻劫為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為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嘆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既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蕭何所為。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鄴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為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為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歲谷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溪洞諸蠻，歲出為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況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為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聞朝廷。⁵⁹

⁵⁶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范延光〉，頁 576。

⁵⁷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六）·安叔千〉，頁 550。

⁵⁸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二）·鄭珪〉，頁 619。

⁵⁹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頁 101。

由上文的敘述可知許遜不論是在何時何地，都能以民為先，認為「惡法害民」，所以在治安混亂、幫派作惡的地區，改革原本的法律，使得幫派無法橫行，只能離開，使老百姓回復安寧的生活。在江南地區推行茶鹽等買賣營運，藉此省掉民眾的勞役。出任興元府時，和居民一同修治主要能灌溉民田、補給民生的山河堰，由「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說明許遜一心為民服務的精神。在荊湖地區常有蠻夷之人作亂，許遜到任後，對酋豪曉之以理，並不以武力制裁他們，改善了三年都解決不了的問題。許遜這些愛民為民的舉動，可以想見他的仁民愛物，視民如傷，而能如此竭盡心力，也透露了他對於國家忠誠用心的愛國表現。

薛塾，歐陽修形容其人「仕雖不章，官能其職」⁶⁰，做為其施行良政的開場，薛塾為政先察民情，再酌情以治民：

初監曲沃縣酒稅，民素苦伐薪給官炊，公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賴之。又監龍門縣清澗木稅，絳州鹽酒稅、河中府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人雖欲輒更，莫能也。蜀民易搖，喜倡事以相驚呼，遂緣為亂。公為兵馬監押，旁郡呼曰「盜將大至」，公能以重鎮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知河池縣，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奸。始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識學校之禮。

薛塾治民都經過審慎的思考，所以薛塾的決策都能推行久遠，不再有更好的政策出現。以石炭代替木材，減少人民勞役，顯示他對於民生物質有相當的了解；蜀地人民容易因事鼓噪，形成亂象，薛塾以威信鎮壓，讓民眾不敢再無事驚呼，使民有安定的生活空間。另外，還要讓人民學習法律、學習禮制，一來使得人民遇到貪官汙吏可自保，二來對於人民知識的水平也能提升。百姓不愚昧，許多政令更能順利推行。許遜與薛塾的共同動作就是他們能夠了解、傾聽百姓的心聲，發自內心，謹慎制訂規則，讓民眾有更穩定的生活，作為官吏，這樣的行為就是效忠國家、使民安定的最佳表現。

三、身先士卒的動作

在作戰時，主帥的角色通常都是在軍隊最後方指揮士兵作戰，但在五代時期，卻有主帥現身在戰事最前線，帶領部下們奮戰。歐陽修描寫這些主帥們的勇猛不怕死的精神，生動寫實。雖然這些武將的性格並非都是純然至善，但必定對戰事有深度的見解與正確的判斷，對自己充滿自信。代表的人物有周德威、張廷蘊及王景仁等篇章。

周德威，歐陽修形容其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⁶¹，雖然看見飛揚的塵土，就能知道敵人多寡的狀態較為誇張，但也可知曉他對於戰事的經驗豐富，也提早揭示了因為周德威始終身先士卒的緣故：

⁶⁰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二》〈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頁 39。

⁶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唐臣傳·周德威〉，頁 259。

劉守光僭號於燕…德威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逾年乃破之…德威雖為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卻，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槊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

由上文可知周德威的計劃性攻取城池，節奏明快，顯現了周德威作戰的敏節迅速，不拖延戰事。而在戰場上也常有周德威的身影，以單廷珪作戰時「看見」周德威並和其對戰為證，表現了其身先士卒的果敢、勇猛的狀貌。再以其對戰時「以智取，不以力奪」的詐敵行動，最後生擒「驍將」，來顯現周德威的聰明才智，也是時常身先士卒的經驗累積所致。

另外一名身先士卒的典範為後唐時的張廷蘊：

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楊立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為招討使，元行欽為都部屬，廷蘊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為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餘逾濠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後至，明宗心頗嫌之。⁶²

張廷蘊因為總是身先士卒、奮力作戰，所以「金瘡滿體」，突顯他不懼死的精神。張廷蘊帶兵作戰富有智慧，在天黑的時候，趁敵人不備之時，迅速登城進攻，讓守備的人不能防禦。由「率兵百餘」可以窺見他身先士卒，以不驚動他人為前提，悄悄登城而獲勝的情態。到了明日其他的軍隊才趕到，可見張廷蘊對於戰爭的明快、踏實、勇猛。

王景仁驍勇驃悍，面對敵人必定身先士卒，所以以他為首的戰事，幾乎每戰皆告捷：

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為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

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息，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梁兵又敗。⁶³

⁶²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五）·張廷蘊〉，頁 530。

⁶³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梁臣傳·王景仁〉，頁 237。

從以上兩件戰事而言，王景仁作戰不急進，等到最佳時機才奮力出擊，而軍對進退的掌握，都是依靠自己的率領與調度，如此身先士卒的態度，也讓士兵們倚賴，所以在其等待時機的過程中，不至於發生躁動不安的情況。王景仁的自信也由他「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看出，在戰事劇烈的時候還能平心靜氣地暢飲休息，透露了王景仁掌握了戰爭大局的從容不迫。

透過系統性的因果關係作為行文的方式，來表現傳主的個性，一方面表現了內容環繞主題的嚴整結構，另一方面呈現歐陽修對傳主與主題的深刻了解，才能舉多項具體事例深化主旨。張廷蘊因為「先登力戰，金瘡滿體」所以「莊宗壯之」；又「率兵百餘逾濠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所以「明宗心頗慊之」，彰顯了張廷蘊的豪壯，所以受到君王喜愛與他人的妒忌。

第四節、語言刻畫

章學誠《文史通義·古文十弊》在談到史家的語言運用時曾說：「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為文為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為文為質，期于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⁶⁴言行本是角色的外現，史傳語言分為敘事之文與記言之文兩類，史傳作家要恪守著「期如其事」、「期于適如其人之言」的「實錄」原則，那麼史傳作品中必定常見到性格鮮明的角色。

壹、人物語言（記言之文）

每個人說話方式（包括了聲調、措詞、說話節奏）隨著不同的文化、種族、年齡、職業、性別…等等都不會相同且各有特色。所以說，作者若能依據個人特質，掌握人物的說話方式，就能讓個別的人物躍然紙上，完整呈現人物性格。

一、符合身分的語言

人物的話語因為身分、職業的關係，會有不同的目的或作用，進而展現各自不同的特色。歐陽修筆下的人物亦是如此，透過「對話」，除了表達自己的意見之外，還會透露與對方角色的相對關係，顯現傳主言談時的角色身分，而其中以占卜的術士、朝臣、皇族的身分表態為數最多。

五代時期世局多變難以預料，當權者常依託占卜之術來預測自己未來的禍福成敗，所以術士僧侶在此時所講的話，多能左右決策者的行動。代表人物為張生與總倫。

張生，後唐時范延光的術士，在范延光早年卑弱之時就認為他必定富貴，所以范延光一直把他安置在身邊。范延光曾夢見大蛇從他的肚臍鑽進肚子裡，進去一半的時候就把它拉出來。范延光問張生，張生頌揚這件事，並且說：

⁶⁴ 見章學誠著，嚴杰、武秀成譯注，《文史通義全譯·古文十弊》。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167。

蛇，龍類也，入腹內，王者之兆也。⁶⁵

張生以占卜之術來預測范延光的未來，以蛇象徵龍，認為范延光即將稱王。這段話展現了張生作為術士，以象徵的手法諂媚上位者的心，這也讓范延光產生貳心，是導致他後來叛亂不成被殺的主要原因。

其次，後晉時**李守貞**的門下僧人總倫，在李守貞困惑是否能稱王時，給予天象的指示，讓李守貞實行叛國之事，也間接傷害百姓，他說：

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⁶⁶

總倫和張生相同處，在於他們都利用夢境、天象等特異來討好在上位者，認為他們是王者之相。但總倫是僧人，但卻說出「俟殺人垂盡」這樣傷害生靈的話，可以見得總倫並非有一般佛道之人愛物之心，而是寄望權力的人。五代時當權者身邊常有這樣的術士僧侶，做為他們的參謀軍師，像范延光與李守貞這樣不盡力於人事，只一味相信天意，都導致了失敗了後果。

歐陽修傳記文的大多都在描述朝臣官吏，所以對於他們的言談也有很詳細的描寫，從這些描寫之中，可以窺見傳主對於國家的忠誠度與自身的性格體現。可舉郭崇韜與馮道為例說明。

郭崇韜居官時，後唐莊宗因為怕熱要興建一座宮殿，郭崇韜說：

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⁶⁷

由上文可知郭崇韜在後唐莊宗打天下時就是跟隨左右的臣子，等到後唐莊宗在位時，還能替皇帝保持著不忘本的態度，希望皇帝不要忘記過往以天下為心的艱難生活，可見郭崇韜憂國憂民的忠心。

另外一個善於言說的是**馮道**，馮道飽讀詩書，能以委婉的方式勸戒皇帝，讓皇帝能有憂患意識：

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⁶⁸

馮道描述自己騎馬的經驗，在經過危險的陸地時，怕馬被絆倒，所以不敢放鬆韁

⁶⁵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范延光〉，頁 576。

⁶⁶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李守貞〉，頁 596。

⁶⁷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唐臣傳·郭崇韜〉，頁 248。

⁶⁸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二）·馮道〉，頁 612。

繩；等到了平地以後，以為不必擔心，卻突然跌倒受傷。藉此告戒皇帝現在天下無事之時，若不居安思危，禍患就容易發生。由此可以知道馮道的能言善道、通曉事理，也盡了朝臣勸諫皇帝的職責。

皇族的身分辨識，可以利用專門自稱來表示，像皇帝自稱「朕」或「寡人」；皇后自稱「妾」，對外自稱「本宮」；太后則自稱「哀家」等等…。所以在皇室成員說話時，就可以清晰地表明自己的身分。代表人物為劉皇后與劉贊。

劉皇后為後唐莊宗之妻，在尚未成為皇后時，常為爭寵而使盡心機。劉皇后的父親聽說她顯貴去投靠她，因為出身平民，劉皇后因為自己門第卑弱害怕失寵，所以不認生父，她說：

「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屍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答劉叟于宮門。⁶⁹

由上文可知是劉皇后對唐莊宗的解釋，以「妾」來稱呼自己，說明自己的父親已死，還抱屍痛哭後離去，這個老翁只是為了攀附權貴而已，即命令官吏在宮門前鞭打劉叟。劉皇后為了自己的權力爭奪，不惜污辱鞭打自己的生父，可說是大不孝。這樣身分尊貴的皇族為了私慾，對天下百姓做了不良的示範，在這樣的對比之下十分諷刺。

劉贊是漢高祖的姪子。當時漢隱帝被殺，太后急著另立新皇帝，屬意劉贊，但天下混亂，周太祖也想趁此起而代之，與馮道共謀。馮道面見劉贊時，劉贊對他說：

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⁷⁰

劉贊在尚未成為皇帝時，就以「寡人」的稱號自居，僭越了禮制，這樣的自稱也說明了劉贊對於皇位的渴求。並且認為皇位非自己莫屬，忽視了隱藏的危難，透露了劉贊對於時勢的無知、不善於觀察臣子的心態，也突顯了作為末代皇族得悲哀。以劉皇后以及劉贊的事例可知，歐陽修藉皇族的自稱，來諷刺他們性格的扭曲，以及對於禮制的僭越。

人物的語言具備了社會功能⁷¹，歐陽修利用符合傳主身分的語言，來作為和外界互動的方式，能夠更有效的讓讀者在雙方對話的過程中了解傳主所處的階級，像是劉贊自稱「寡人」；或是職業，像是張生為道士說「王者之兆」來講述預言內容等…，都能清楚表達傳主的社會地位。

二、表現個性的語言

⁶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唐太祖家人傳·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頁 143。

⁷⁰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漢家人傳·劉贊〉，頁 193。

⁷¹ 見陳汝東《當代漢語修辭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 83。

人物在表達自己的意見時，多少都會將自己的主觀情感投注於其中，所以說，在這些語言表現裡，就可以得知人物的性格特徵。代表人物有符皇后、劉鄩、劉詞、鍾傳、盧導等五位傳主。

符皇后為周世宗的妻子，出身於將相之家，最初嫁給叛臣李守貞的兒子。後來李守貞叛變失敗被漢滅族，漢兵進入她家，只見她莊嚴地坐在大廳並說：

郭公與吾父有舊，汝輩無犯我！⁷²

由上文看到一個跳脫古代傳統女子形象的人，在軍隊攻進家中時，還能以理、以氣勢嚇阻士兵的殺戮，神態非常冷靜。比一般女子多了豪氣之姿，也讓自己躲過了被殺了命運。之後符氏的母親因為符氏夫家滅亡，而她一人在戰亂中免於一死，認為是天意，想要讓皇后削髮為尼，皇后不願意，說

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毀形髮為！⁷³

再一次地刻劃了符皇后和傳統女子的不同，敢於表達自己的想法，不唯諾、不一味地順從他人。話語的表現簡而有法，氣勢壯盛，顯現了符皇后的自信、有主見、果斷的性格。也因為如此，受到周世宗的崇敬，最後成為後周國母。

劉鄩，後梁時的名將，當時受敵人攻打只能關閉城門堅守，在關閉城門之前，劉鄩先挑選了城中老弱婦孺等不能抗敵的人，先疏散出城，只留下年輕力壯的人同甘共苦，堅守待援。當時人心渙散，副使王彥溫越城而逃，很多人見狀也跟著逃跑。劉鄩於是對王彥溫說：「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⁷⁴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者皆族。」當時城中的人對這樣的指令都很困惑，但也沒人再敢逃出去。後來梁兵聽說了以後，懷疑王彥溫等人並非真的投降而出城，而是劉鄩所派出的間諜。所以逃出者全被敵人斬殺，於是劉鄩的城中守備更加堅固。從劉鄩的話可以知曉他對於危機處理有著縝密周詳的思考與計畫，故意散播謠言，一方面阻止人民再逃出城，二方面使得叛臣並不會為對方所用，洩漏自己城中的狀況。如此一舉兩得的做法，顯現出了劉鄩的聰明機智與大將之風。

劉詞是五代時驍勇善將的將領之一，打敗過許多叛臣，因此官位不斷地調升。不僅如此，劉詞不管在哪個地方為官，都非常愛護百姓，歐陽修形容其「為政不苛撓，人頗便之」⁷⁵受到百姓們的愛戴。劉詞在空閒的時候，常穿著鎧甲，頭枕著戈戟而臥，並對人說：

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

⁷²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周世宗家人傳·世宗宣懿皇后符氏〉，頁 203。

⁷³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周世宗家人傳·世宗宣懿皇后符氏〉，頁 203。

⁷⁴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梁臣傳·劉鄩〉，頁 225。

⁷⁵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八）·劉詞〉，頁 567。

報國！⁷⁶

劉詞之所以能享有榮華富貴，是因為他的驍勇的戰場生活，所以劉詞再空閒之時，還是身穿盔甲，表示自己的不忘初衷，並且希望可以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要自己不忘報國的本心。劉詞不忘本的精神，在五代時期是很難得的。許多當時的君主、高官在得到天下之後，常因為逸豫的生活而忘本，導致最後自毀前程的悲劇後果⁷⁷，因此劉詞的性格在當時更顯得珍貴。

鍾傳是唐末黃巢之亂時的州中小校，當時各地盜賊興起，佔據州縣，鍾傳都不能指揮他們，便率兵攻打他們，他們才稍稍聽從命令，但惟獨危全諷這個人不能攻克，於是鍾傳率兵包圍他。城中晚上起火，將領們請求緊急進攻，但鍾傳說：「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⁷⁸於是掃天祭地，對城再拜，祝福說：「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危全諷獲知後，第二天也就聽從命令了。由鍾傳的言語可知他對於戰事的不躁進，能審時度勢，對於打勝仗，並非是硬碰硬，而是要有十全的把握。鍾傳的話語，一面安撫百姓的心，一面讓危全諷認為鍾傳不趁人之危，有仁義之心。危全諷受了鍾傳的感動投降，而鍾傳則不費一兵一卒就取得勝利，透露了他愛兵愛民的精神，是有智慧的武將典範。

盧導，後唐明宗時的朝廷文官。當時潞王李從珂率兵進犯京師，唐愍帝出逃，眾臣都很惶恐，宰相馮道要盧導起草箋表勸潞王登位，盧導說：

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豈可輕議哉！⁷⁹

馮道又說：「那勸他登位的事，可以作罷嗎？」盧導回應：

今天子蒙塵于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不回，以忠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⁸⁰

由此可知盧導對於皇帝的忠誠。諸侯王以武力威脅京師，朝中大臣害怕性命、富貴不保，所以討好諸侯王讓他登位，來鞏固自己的勢力。而盧倒不畏強權，認為時局就算混亂不堪，還是應該謹慎地遵守禮法，不應該輕易地對皇帝登位大事作出決定。且在群龍無首之時，應該以太后的意見作為主要考量，並不是官員可以

⁷⁶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八）·劉詞〉，頁 567。

⁷⁷ 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伶官傳序》中引後唐莊宗的衰敗來舉出當權者生活安逸而敗亡的例子：「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後唐莊宗因為得到天下後忘了先前的憂勞，生活太過安逸，所以衰敗也十分迅速。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伶官傳序〉，頁 398。

⁷⁸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二十九）·鍾傳〉，頁 446。

⁷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二）·盧導〉，頁 622。

⁸⁰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二）·盧導〉，頁 622。

作主的。可見得盧導將禮法置於心，不因為害怕失去權位，而討好諸侯、叛臣，與當時馮道等位居宰相高官的人形成對比，也可以想見他的忠於國家甚於私己的忠義之心。

歐陽修對於人物對話的刻劃十分生動細緻，能引起讀者對於傳主在說話時心境的深刻體會，且在人物對話之中，就能理解傳主的性格，所以說，歐陽修對於傳主的個性特徵，從語言之中即能完全體現，直接表達。

三、以他人語言表達傳主個性

有時候作者不以傳主本身的話語來突顯傳主的內心想法與個性，而以與傳主有關的人物，對傳主所作的行為的評論，來展現傳主的性格特質。以他人的視角，來看待、描述傳主，更能使人信服，增加讀者印象。有李周、高行周、羅紹威、王環、劉昫、王峻等五人為例證。

李周所處的時代，天下大亂、盜賊充斥各地。內丘人盧嶽要舉家遷到太原，徬徨不敢前行，李周為捕賊將，保護他離開。有個盜賊從樹林中用箭射盧嶽，李周大喊：「我在這裡，誰敢這樣？」盜賊聽見他的聲音，說：「此李周也。」於是各自散去。盧嶽對他說：「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頤隆準，眉目疏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⁸¹後來真的成為晉的武將，且多有善政。由盜賊聽見他的聲音嚇得逃跑可以看出李周的盡忠職守、勇猛捕盜，有正義感並且聲名遠播。而他的與眾不同，則由盧嶽以看相、占星的預言角度，來說明李周外型出眾，是將領的相貌，如果能擇主而侍，一定能取得富貴。經由兩件事的鋪陳，看見李周之所以能改變自己的一生，是因為善良護民而致，也說明了歐陽修對愛護人民的官吏的肯定。

另外一名與眾不同的人，是唐明宗時的武將**高行周**。高行周原本一直在堂兄高行珪手下做事，但高行珪性格貪婪鄙劣，不能成事，後來向晉投降，高行周轉任唐明宗手下，此時有人對唐明宗說：

此子貌厚而小心，佗日必大貴，宜善待之。⁸²

歐陽修在描述高行周的文章時，就先以他人對唐明宗稱讚高行周的話語作為起頭，一方面先介紹了高行周的外貌厚道、行事風格小心謹慎的人物特徵；另一方面也替後文作鋪陳，預告了之後高行周果然勇謀兼備的軍旅生涯，獲得皇帝的重視。這樣的寫作表現，不同於作者直接敘述的靜態描寫，而是由他人口中呈現間接的動態描寫，讓文章更顯生動不凡。

羅紹威，身處於梁太祖與唐昭宗爭位之時，羅紹威認為後唐氣弱，所以幫助梁太祖登位，讓梁太祖非常喜愛他。當時梁太祖在洛陽建都，羅紹威挑選好木材來營建樓閣與宮殿，木材沿著黃河浮水而上，很快到達京師。梁太祖見狀，即讚

⁸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五）·李周〉，頁525。

⁸²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六）·高行周〉，頁547。

嘆地說：

吾聞蕭何守關中，為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⁸³

梁太祖對羅紹威的賞識和讚嘆都顯露在其話語中，以羅紹威比喻為蕭何，表示羅紹威的聰明才智，與為國家的貢獻良多。也說明了羅紹威能揣度君主的想法，並且盡力施行，十分懂得察言觀色。

王環，在五代時以勇力著稱。周世宗想要一統天下，多次派部將攻打王環所在的蜀地，但都被王環打敗。當時戰況激烈，王環所侍奉的孟昶，派高處儔率兵援助王環，但還沒到就被打敗了，自己的城池也淪陷，其他州見狀也跟著投降，惟獨王環堅守一百多天才被攻克。周世宗感嘆地說：

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⁸⁴

周世宗認為王環能盡人臣之事，看見其他州淪陷，不因為怕死而從，反而更是替君主堅守城池，以盡忠義。就算是較為強大的敵人三番兩次的招降他，他也不改初衷，這樣的行為可以鼓勵那些侍奉君主的人。王環的忠義之行，藉由周世宗的言談可以完全顯露，也讓讀者知曉他的勇敢不怕死、不退卻的堅持。

劉昫，在後唐廢帝時任判三司，其性格能明辨事理，痛恨三司侵吞之弊太嚴重，於是在賬簿上勾抹計算，核對虛實，把殘剩的租賦和積留的欠債全免除。過去官吏們僥倖有多年的欠債隱瞞而不上報，藉以把持州縣索取賄賂，到劉昫把債務全部免除後，民間歡喜感恩戴德，而三司官吏們都很沮喪怨恨。但後來劉昫因事被廢帝罷免判三司的職務，三司官吏們聽說以後，互相歡呼慶賀說：

自此我曹快活矣！⁸⁵

劉昫秉持著忠義之心，清除弊政並行惠民之策，使百姓可以安生、社會安定，讓惡吏不能再貪圖私慾。這樣的忠臣，到最後竟然還是被皇帝給罷免，讓人不勝唏噓。歐陽修以貪官污吏們聽聞劉昫被罷官時的歡欣鼓舞，認為從今以後又少一個人阻止他們行惡，來諷刺皇帝的不善用人，也透露了劉昫的存在，是打擊壞政的忠義典範，歐陽修也藉此抒發對忠義之臣卻不受用的惋惜。

歐陽修對突顯劉昫這樣忠義之人的言語，僅用一句話就可表露無疑。對於突顯佞臣的言語，也用簡短話語就可以充分刻劃，像形容**王峻**的不敬就是一個例

⁸³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二十七）·羅紹威〉，頁 415。

⁸⁴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八）·王環〉，頁 568。

⁸⁵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三）·劉昫〉，頁 625。

子。王峻任周太祖時的宰相，很受皇帝的寵愛，也因為如此，王峻恃寵而驕，已經任宰相，又請求任地方節度使，到了任命地，又求借宮中絲綢一萬匹，周太祖都盡量順從。不僅如此，還要求皇帝改用自己的人擔任宰相，皇帝認為這事應當從長計議，王峻還是不斷請求，言語變得不恭敬。到了中午，周太祖尚未進食，王峻爭執不休，周太祖不能忍受，第二天見到馮道，哭泣著說：

峻凌朕，不能忍！⁸⁶

後來王峻即被廢黜，死在貶所。王峻憑著皇帝對自己的寵愛，行為蠻橫無理，除了專攬朝政外，對於侍奉君主之事不置於心，甚至對皇帝咄咄相逼，皇帝受不了，向其他大臣哭訴。以萬人之上的皇帝，竟然委屈自己到不能忍受的地步，可想而知王峻的驕橫踐禮到達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目中無人。而歐陽修也藉此點出了當時社會，甚至是皇帝，對於踐禮的司空見慣，不以為意，對於違禮之臣擾亂國法，不加以撻伐反而予以忍耐，如此不合乎君臣之禮，是當時代的一大諷刺。

透過與傳主有關係的他人來對傳主本身，或傳主事件做真實性評論，可增加讀者對傳主性格特質的說服力。像是透過盜賊懼怕捕賊將李周的語言、「工相人」的盧嶽讚其「真將相」，都能表現李周善於抓賊、有將相之才的特質。王進的霸道無禮可由君王周世宗「峻凌朕，不能忍！」的委屈語言來表現。而歐陽修則利用他人的話語強調高行周「此子貌厚而小心，佗日必大貴」來作為文章開端，作為後文的論點，即是增強說服力的方式。

四、以反諷、誇飾等修辭突顯人物性格

歐陽修有時在描述人物對話時，為了要突顯人物特性，讓對話更生動以增加讀者的印象，所以利用誇飾、反諷等修辭來增加文字的突兀性、起伏性，讓傳主的個性特徵更為彰顯，文章主旨更為鮮明。有李崧、馬胤孫、王建立、趙在禮、段凝等五位傳主為例證。

李崧，在晉出帝時擔任判三司，職掌樞密院，很受重用。後來晉滅亡，契丹耶律德光侵犯京師，耶律德光素來聽說李崧是個人才，等到進入京師後，就對人說：

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⁸⁷

等耶律德光得到李崧之後，就拜為太子太師。在契丹北歸時，命李崧帶著他的族人一起走。由耶律德光的話可知，他對李崧的看重，是攻破晉的原因，只是為了輒得到他一個人。雖然這句話太過於誇張，也表明了李崧在當時威名遠播，是個對政事有能力的臣子，連敵國的人對他都十分重視，可見他當時在政治上的地位

⁸⁶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八）·王峻〉，頁 563。

⁸⁷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五）·李崧〉，頁 654。

十分崇高。

後唐廢帝時，**馬胤孫**位居高官，但不熟習事物。當時朝廷官制混亂，很多官職在上朝時的排列順序難以區分，也無舊例可循。馬胤孫聽信孔昭序的建議，不經自己的思量斟酌，令朝廷官員十分憤怒，崔居儉在朝廷上揚言說：

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昭序痴兒，豈識事體？⁸⁸

崔居儉批判孔昭序對於官制的不熟悉卻又大膽妄言，隨意編排解釋上朝官員的隊伍順序，有違禮數。雖說被指責的是孔昭序，但馬胤孫是決策者，崔居儉責備孔昭序其實更是在諷刺馬胤孫的不善用人，對於朝廷官制，與孔昭序同樣的愚昧無知。崔居儉的誇飾言語「朝廷無解語人也」，突顯了馬胤孫的決斷錯誤，不明事理，雖然位居高官，但愚昧無能。

王建立，後唐明宗時的代州刺史，在唐明宗登位前曾為其避禍，讓唐明宗免除滅門慘劇，因此唐明宗很信賴他。但是他心胸狹隘，和權臣安重誨不合，當時有叛臣和王建立通好，被安重誨發現並奏報皇帝，皇帝召回王建立詢問，王建立卻避而不談只強調安重誨的過失，皇帝將王建立升任為判三司的高官。過了一年，王建立自稱不識字，希望解除判三司職務，不許，又稱病。唐明宗說道：

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⁸⁹

後來王建立被貶官，快快不得志，只好主動辭官。由上文可知，唐明宗對王建立非常信任，與權臣交惡，皇帝也選擇信任王建立，並予以升官保障他的地位，但王建立並不珍惜，倚仗皇帝的愛護，對於不喜歡的職務，推卻不做，謊稱自己得病，而後唐明宗此時也已對其失去信心，嘲諷王建立說謊的行徑。從此可知王建立的性格恃寵而驕，遇到繁雜的工作只會推卸責任，為官不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無怪乎皇帝最後依其所願將其罷職。

對於不忠於國，不愛其民的官吏，歐陽修必定給予撻伐。像是後唐叛將**趙在禮**，在叛亂時放縱軍隊大肆劫掠，百姓受害很深。遇見當地縣官，趙在禮還大言不慚地將叛亂的責任推卸給手下的士兵們，毫無羞恥之心。在晉出帝時，趙在禮屯兵宋州，人們深受其害，非常痛苦；不久之後趙在禮因事罷職，宋州百姓高興地相互稱快，說：

眼中拔釘，豈不樂哉！⁹⁰

但後來趙在禮又在宋州復職，於是登記管轄區域內的人口，每人收錢一千，自稱

⁸⁸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三）·馬胤孫〉，頁 629。

⁸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四）·王建立〉，頁 513。

⁹⁰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四）·趙在禮〉，頁 503。

爲「拔釘錢」。趙在禮爲官只在乎自己的私慾，完全不在乎他的百姓正身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所以在其離職時，宋人開心地認爲拔除了眼中釘，可以讓生活安定下來，諷刺其爲人讓人厭惡至深。等到他復任之時，對於百姓的指責完全沒有悔改之意，反而還藉此立名目徵收錢財，趙在禮無恥且愛財的性格特徵在此表露無遺，令人厭惡。

其次，還有**段凝**，其爲人奸佞巧詐，擅於迎合人意，讓梁太祖非常信任他。梁太祖北征時，經過他的管轄地，段凝進獻了十分豐厚的餽贈，梁太祖大喜。等到梁太祖再路經李思安的管轄地時，李思安進獻較微薄，梁太祖即將李思安處死，並升調段凝的官位。權臣李振多次罷免他，梁太祖都認爲他無罪不應罷職，李振感嘆：

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⁹¹

後來段凝還是保有原職，繼續行惡。由上文可見五代時對於道德觀的低落表現，段凝餽贈豐厚，所得都是人民所交付的錢財，且如此進獻財物原是賄賂的行徑，梁太祖卻因此大喜而將其升官，對於其對百姓的徵斂視而不見。李振的話語急迫而無奈，認爲段凝的奸巧，迷惑君主，是必須儘早剷除的禍根，也諷刺了單是段凝一人的惡行，就足以使國滅亡，突顯了段凝的奸詐邪惡的性格。

歐陽修雖僅以一兩句精簡的話語，來表示他人對傳主的觀感與評斷，但卻每句都能切重要點，說明傳主的個性特質，與文章想要表達的宗旨，言簡而意賅，間接彰顯歐陽修的寫作才華。

貳、作者語言（敘事之文）

歐陽修撰寫傳記文，除了藉由陳述他人的話語來間接闡釋自己的中心思想外，也將自己的話語展現在傳記文中，直接且強烈地告知讀者傳主的性格、以及歐陽修自己的想法。

一、承史書論贊

歐陽修在撰寫《新五代史》的一些傳主時，會在文章尾段使用歷代史書、史筆帶有評論性的寫作手法，來突顯歐陽修自身對於傳主在歷史的角色定位的想法，也讓傳主的性格更顯白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加深閱讀時的印象。傳記文中也有出現第一人稱與主觀敘述的部分，但都集中在史傳中的「論贊」中，如《左傳》的「君子曰」、「君子謂」；《史記》的呼告語「嗚呼」。歐陽修《新五代史》也運用了第一人稱的主觀敘述，承襲《史記》論贊手法，對傳主做道德的立即性批判。⁹²以下文章用〈梁家人傳〉、〈晉家人傳〉、〈雜傳·王進傳〉等三篇傳記文來舉例說明。

⁹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三）·段凝〉，頁 497。

⁹² 歐陽修著作《新五代史》的中心思想的其中之一即是以春秋爲榜樣，以致正亂之效。

歐陽修對於《新五代史》不同的分類，都有不同的「論贊」要點。在〈家人傳〉中，多以「父子關係」的喪失來做批判。在其他傳中，則多以「君臣關係」的敗亡為論贊的中心。五代皇族之間奪權弑君之事十分頻繁，〈**梁家人傳**〉中朱友珪為太祖庶子，畏懼被殺而反叛，弑兄弑父，並假詔天下以登皇帝之位。這樣的行為僅是弑君事件的其中之一，但歐陽修撰寫〈朱友珪傳〉的頭銜名稱，卻是「庶人」，而非藩鎮之「王」，歐陽修即在論贊中做解釋，他說：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即位，逾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于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⁹³

歐陽修在此說明了梁太祖與朱友珪同樣弑君，為何僅有朱友珪的稱號被拔除，即是為了梁末帝能討伐弑君之臣朱友珪的讚賞。也就是說，國家的臣子的重責大任之一包括了討伐弑君者，而梁末帝成就了此事，歐陽修為了伸張這樣的忠貞行為，特將朱友珪「貶」為庶人，對梁末帝表達贊同之意。對此，很清楚看到了歐陽修承襲《春秋》「寓褒貶於事理」的寫作手法，將道德觀融入於傳主描述中，呈現作者主觀的風貌。

另外，後晉皇族對契丹稱臣，上行下效，使得天下父子親疏關係大亂，歐陽修在〈**晉家人傳**〉之後的論贊，對後晉的越禮之況，做出嚴厲批判：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疏之屬。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偽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為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為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稱孫，與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⁹⁴

⁹³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梁家人傳〉，頁 139-140。

⁹⁴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晉家人傳〉，頁 189-190。

五代時期的禮教崩壞殆盡，尤其又以後晉最為嚴重。上行下效的結果，讓當時的人民對於親情沒有認同感，後輩可以忍心斷絕血緣親情，認他人為父母，比禽獸還不如。當時後晉出帝對其父親石敬瑭就是違反了侍父之道，本來以理義關係不應當自己登位，結果不僅如此還斷絕父子關係，把父親當成自己的臣屬來封爵，並把外敵耶律德光當成祖父來侍奉。這樣的朝代生態，也難怪里巷粗俗之人對於此事也習以為常而不以為怪了。歐陽修深表無奈，結語「是豈可以人理責哉」，對在這樣時代背景下的上位者與人民，都已不能用做人的道理來評論他們，因為他們的禮教觀念讓人格「曾禽獸之不若也」，也透露了歐陽修對無視於禮制之人的憤怒。

君臣關係的無禮，也是當時動亂的根源。歐陽修議論，見於〈雜傳·王進傳〉中。後唐明宗時的武將**王進**原本是鄉里盜賊，因為腳力無敵，跑起來可以追得上奔馳的馬匹，所以受到重用，且延續各個朝代，至周太祖時，已官居州節度使。歐陽修認為王進僅是腳力好，並無其他才能，在這樣的世代竟然可位居高官、治理地方，太過不合理，所以歐陽修在論贊中說到：

嗚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嘆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托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當此之時，為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⁹⁵

在此歐陽修對君臣之道淪落的關係做出了說明。五代在上位者都是以武力奪取天下，所以並沒有治理天下的能力，也因為如此，對屬下的官位封爵，也隨意不謹慎，造成賢者小人上下不分，道德觀混亂不堪。當時統治者統治國家的時間都非常短暫，且不以德服人，在下位者有樣學樣，鮮少有人認真看待國事。歐陽修以哀嘆的語氣道出五代賢人君子無法伸展抱負，只能身居下位，這是國家的不幸與時代的悲歌。

由以上描述可清楚表達歐陽修對倫常觀、道德觀的重視。只有在上位者對父子、君臣等五倫的行為與態度正確無誤，才能讓他的臣子孝忠於國、讓子民安生樂命。但五代時期的禮樂崩壞，使得亂象叢生，子弑父、認他人為父而斬斷血緣關係、…等等在現代令人咋舌的作為，就是拋棄禮制所生的產物。

⁹⁵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七）·王進〉，頁 558。

二、「虛詞」的運用

歐陽修在傳記文中常會穿插像是「爾」、「矣」、「然」、「於」、「也」、「焉」、「哉」等的虛詞描寫，不僅提高了文章的韻律感，也讓文句更加生動口語化。劉德清在《歐陽修論稿》中說到：

文章神氣，駢文在音律，散文在虛字，是有一定道理的。歐陽修在本文〈《醉翁亭記》〉中連用二十一「也」字，它有規律地散見全篇，反覆出現，加強了文章的節奏和抒情氣氛，也強化了文章詠歎的韻味，讀起來琅琅上口。⁹⁶

劉德清認為歐陽修擅用虛詞，成為其作古文的特色。雖然虛詞對文字釋義毫無幫助，但在讀者閱讀歐陽修對人物的描繪時，卻有加重語氣的增強記憶的作用，也讓情節更加緊湊，前野直彬所編的《中國文學史》中提出：

……縱觀歐陽修文，助字被大量使用。雖然助字通常可以被省略，但是會讓讀者一邊閱讀，一邊在心裡填補省去的助字。這樣一來，缺少助字的文章會使讀者在閱讀時為理清文章的條理而增加緊張感。⁹⁷

由上文可知適切地運用虛詞可以讓文章更為流暢，增加閱讀時的氛圍，讓讀者對傳主的印象更深刻。在〈瀧岡阡表〉中，歐陽修運用了十六個「也」字虛詞，大部分分布在前文母親對歐陽修的諄諄教誨，突顯此篇著重於「親情」的描寫：

…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于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⁹⁸

上文為歐陽修母親藉歐陽修父親的德行，來勸勉歐陽修能繼承父志，勤學修德。短短一段話，連續出現三個虛詞「也」字，分別表述了三個重點：第一個是對歐陽修有所期待；第二個表達歐陽修父親能奉養長輩、曲盡孝道；第三個認為歐陽修父親必定後繼有人。三個「也」字順序作為短句的結尾，對於每個歐陽修母親所要表述的要點都清晰地提點出來，並加強了語氣，讓讀者體會歐陽修母親對歐陽修深刻的期望。

歐陽修傳記文利用傳主與他人等適切的語言來呈現人物的身分與個性，生動的紀錄除了讓傳記文提升文學價值外，也表現了歐陽修對筆下人物的尊重，這樣

⁹⁶ 見劉德清《歐陽修論稿》。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273-274。

⁹⁷ 此中「助字」即文中所稱「虛詞」。見前野直彬編《中國文學史》。日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年初版，頁147。

⁹⁸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瀧岡阡表〉，頁13。

的筆法屬於客觀性語言。另外，歐陽修也透過自己的話語來表達對傳主性格的想法與傳主事件的評論，屬於主觀性的語言。在傳記文的尾段常有歐陽修對該傳主的「論贊」，像是〈王進傳〉的論贊：「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⁹⁹闡述了歐陽修寫史的原因，在闡述正確的道德價值觀以端正世風；而「虛詞」的運用在於對行文加強語氣，藉由抑揚頓挫的語調製造節奏感與情緒的緊張感，得以使傳記文更加生動靈活。

第五節、環境刻畫

不僅是傳記文，中國詩、詞、賦、戲曲、小說對景物都有許多的描繪，所以說景物（setting）的刻畫在文學中以有寬廣的運用。人物的思想情緒，和自然景物常有交流與共鳴。作者描繪自然環境，表達人物生活背景；或是做為襯托心理反應的譬喻。景物刻畫所顯現的有：表現故事發生的地點、顯示時間的轉變、襯托人物心理與性格、幫助情節發展，增加故事情趣。自然景物的描寫可分為「物質描繪」、「時間描繪」及「空間描繪」等三類：

壹、物質描繪

歐陽修在描寫傳記文時，為了突顯傳主或事件的特性，有時會運用物質的特別描繪來作詮釋。透過對物質的描繪，歐陽修讓讀者對傳主的個性與事件的經過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可以舉李琪、溫韜兩位傳主來做說明：

李琪在後唐莊宗時期很受莊宗賞識而擔任吏部尚書，當時天下大水成災，京城缺糧嚴重，皇帝非常擔憂，以「朱書御札詔百僚上封事」¹⁰⁰，可見皇帝認為事態緊急，所以用貴重的朱墨來起詔，盼望臣子能提出有力的解決之道。此時李琪上書幾千字，其意見卻沒有可取之處，但憂心國事的莊宗卻「獨稱重之」，將其升官。唐莊宗的作為，與之前用朱書御札招徠治災建言形成一大諷刺，也看出了李琪當時受到的寵愛。

五代時期連年烽火不休，各地百姓因為上位者的爭權奪利而處於吃不飽、穿不暖的窘境。當時地方將領劉仁恭的兒子劉守光與劉守文互相攻擊，劉守文被殺，其將吏擁立其子據城力抗劉守光，劉守光包圍他們一百多天，城中糧食耗盡，為了供應軍需，將領搜捕城中居民，並且「食以麩，號『宰務』，日殺以餉軍。」¹⁰¹透過強逼人民食用酒渣來充飢，以便宰殺食用，並將其稱為「宰務」，成爲一種理所當然的食品。

溫韜，後梁時的地方節度使，在其擔任節度使時，境內的唐朝宗室各個陵墓，都被溫韜盜竊殆盡。歐陽修描述其盜墓時的情景：

⁹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七）·王進〉，頁 558。

¹⁰⁰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二）·李琪〉，頁 615。

¹⁰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二十七）·劉守光〉，頁 423。

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¹⁰²

溫韜貪財盜墓甚鉅，從盜墓行徑中可知。其搜查墓葬品十分仔細，發現鐵匣中的鍾繇、王羲之的筆墨，也一併拿出。歐陽修不描述錢財寶藏的龐大而單描寫書畫，突顯了溫韜將前人陵墓全部盜竊殆盡的貪財之心。

歐陽修透過物質描述時人物形象時，擅用「白描」的手法來鋪陳文意，對物質不多加藻飾，但以近距離細節的描繪方式寫成，讓該物質十分清晰地展現在讀者的面前。像是國家的災難，君王使用「朱書御札」珍貴的筆墨工具來召集解決之道，突顯災難的緊迫與君王的擔憂心情；盜墓賊偷「前世圖書，鍾、王筆迹」，顯示將他人陵墓偷竊殆盡的貪心。這些物質的細部呈現都能讓人物的個性更加突顯，讓讀者對人物形象更加信服。

貳、時間描繪

在時間的描繪上，歐陽修以日期、季節的流轉來對應事件的進行，以時間的長短可以立即呈現事件發展的情況，也突顯出傳主對處理事件的態度與能力，進而表達傳主的個性特徵。有李崧、楊光遠及李茂貞等傳裡面的例證。

李崧擔任李繼岌的掌書記時，李繼岌因殺權臣郭崇韜而使得軍心動亂不堪，將要暴動，李崧為李繼岌謀劃，招來三、四個書吏，登上樓撤掉梯子，「夜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¹⁰³，使得軍心安定下來。由此可知，李崧用計安定軍心的時間從「夜」至「明旦」，僅僅用了一個晚上就讓李繼岌擔憂不已的事件平息。利用時間的短暫對比即將暴動的龐大軍吏，襯托了李崧臨危不亂、思慮周延的性格特徵。

楊光遠為後晉時的將領，但卻勾結契丹而叛國。之後契丹與晉戰敗而去，晉出帝派兵討伐楊光遠，楊光遠據城堅守，「自夏至冬」¹⁰⁴，導致「城中人相食幾盡」。從夏到冬經過了三個時序的漫長守城時間，讓楊光遠的情況更形困頓淒涼，也顯現了楊光遠剛愎自用，不愛民的性格。

另一個以時序作背景來描述事件發展的，是叛離後梁歸後唐的**李茂貞**。當時李茂貞據守同州城與梁軍對峙，但李茂貞卻屢戰屢敗，致使城中柴糧耗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¹⁰⁵由冬天到春天將近半年的時間，同州城除了無止盡的爭戰之外，雨雪的長時間侵襲，更使得民不聊生，也突顯李茂貞坐困愁城的窘況。以冬季的滿天大雪作為映襯的背景，讓李茂貞的處境更為淒涼，也讓讀者更能身歷其境理解其無可奈何的慨嘆。

時間是運動不已的，隨著時間的轉換，傳主事件也會隨著改變，而由時間長

¹⁰²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二十八）·溫韜〉，頁 441。

¹⁰³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五）·李崧〉，頁 654。

¹⁰⁴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楊光遠〉，頁 588。

¹⁰⁵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二十八）·李茂貞〉，頁 430。

短的歷程，更可突顯人物的感受與特性。像李崧用「一夜」穩定軍心，短時間呈現其臨陣不亂、處事周延的特質；楊光遠、李茂貞守城「自夏至冬」、「自冬涉春」經歷漫長時間、季節遞嬗的艱困，顯現其執著且不顧人民的特質，也呈現淒涼無奈的處境。

參、空間描繪

在空間的描繪上，無論是遠近距離的描述、特定或不特定的地點描述，歐陽修都能運用得宜，使得傳主事件的發生與空間的對應都能緊密接合，透過這樣的空間描寫，大幅提升了事件或是傳主性格深植人心的印象，也突顯了傳記文中傳主性格主題的呈現。以李從榮、房知溫、段希堯等傳的例證做說明：

後唐明宗次子秦王**李從榮**在明宗重病時想要篡奪王位，但其部屬與同儕都認為皇帝身體並非已經到了病危的情況，所以不願協助，並且進宮告訴王淑妃以商議對策。王淑妃認為這件事必須得到侍衛兵的協助，於是「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¹⁰⁶歐陽修在此特別說明地點在竹林的密會，地點不選在室內而是在偏僻的戶外，是為免有隔牆有耳的狀況發生，表示整起事件必須十分謹慎地進行，讓這樁弑父的篡位事件更添加了神秘、肅殺的氛圍。也由此得知，李從榮行徑的囂張跋扈、權力龐大，剷除其勢力必須立即且小心翼翼。

除了陸地上的場景之外，歐陽修也利用河、海等「水」的場景，來呈現事件的發生。後唐明宗時期魏州軍隊強盛但難以管理，恰逢當時戍守魏州的武將**房知溫**作亂，殺死魏州軍隊眾多。唐明宗趁機下詔，將作亂軍士與其家屬全數誅滅，共計有九指揮三千多家共計數萬人，當時場景歐陽修形容「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為之變色。」¹⁰⁷由此可知唐明宗藉機屠殺藩鎮之人，且一個都不願放過，屠殺的人數眾多，連河水都無法消解大量的鮮血。在此可以讓讀者深入其境地了解當時漳水邊的屠殺行動殘忍至極，而房知溫引起重鎮的動亂，造成無以數計之人被殺害，成為幫兇。

另外，後晉高祖時的諫議大夫**段希堯**出使吳越，當時長江、淮河不相通，人們都必須航海而行，因而常有海上風波的災禍。段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¹⁰⁸歐陽修先將茫茫大海上的險惡說出，再描述旁人的恐懼，接下來敘述段希堯認為自己「平生不欺」，旁人依靠自己即無須多慮，來襯托傳主的性格剛強正直、處事問心無愧的特性。由此段希堯所乘的船才能乘風破浪，安全抵達目的地。

在描述傳主經歷的事件過程中，歐陽修有時為了鋪陳事件的生動性，會強調事件發生的地點，藉此突現傳主的性格，這樣刻意的寫作方式突顯了「目的性」，即是為了強調人物的性格特質而作，像是李從榮與康義誠密會於「竹林」，代表事件不可告人的隱晦性，彰顯李從榮叛亂的意圖。段希堯在海上遭遇狂風而不

¹⁰⁶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唐明宗家人傳·秦王李從榮〉，頁 165。

¹⁰⁷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四）·房知溫〉，頁 508。

¹⁰⁸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五）·段希堯〉，頁 658。

懼，突顯臨危不亂的正義姿態。

第六節、小結

在歐陽修傳記文的人物外部刻畫上，筆者分別從關於傳主的「人物出場」、「肖像刻畫」、「行動刻畫」、「語言刻畫」、「環境刻畫」等五個面向來作說明，將傳主在文章中的出現方式、相貌特徵、行為表現、言語對話、以及所處的時空加以描述；再藉由這些與傳主有關的外部樣貌來突顯傳主的特徵，不直接說明傳主的性格而是從旁烘托突顯，更能表現傳主個人特性。綜合以上篇章可以得到四個結論：第一，篇名即揭示傳主特徵，一方面可讓讀者立刻了解傳主的性格特質，以便對文章有先備概念；另一方面也可以讓讀者理解歐陽修在傳記文中所偏重傳主生命中的哪個部份。第二，善用修辭技巧使傳主形象生動，將原本僅呈現歷史事實的文字記錄添加文學性的美感，提升傳記文的可看性與生動性。第三，傳主動作因性格而生共性，藉由歐陽修所記錄傳主的忠義孝行的有無，來強調同類型傳主之間共同的性格特質。第四，作者論贊展現主觀意識，由主觀性的作者語言來探討歐陽修的寫作原則，藉以闡明他的核心理念。

壹、篇名即揭示傳主特徵

歐陽修在其傳記文的篇名取名部份，都代表著傳主的身分或是重要的特質，部分墓誌銘的篇名是以傳主的官職頭銜來作為標題，說明傳主的為官經歷，像是書寫北宋政治家范仲淹〈資政殿學士范文正公神道碑銘〉¹⁰⁹、寫北宋良臣薛塾〈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¹¹⁰；還有的是寫皇親國戚的標題，都會將其皇族頭銜寫出，像是《新五代史》〈梁家人傳·康王朱友孜〉¹¹¹、《新五代史》〈唐明宗家人傳·明宗淑妃王氏〉¹¹²；還有關於女性的傳記文，必然是以籍貫加上傳主姓氏做為標題，有〈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¹¹³、〈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¹¹⁴。以上傳主所屬的篇名都是以「身分」作為標題，但有別於此的，會以「傳主性格最顯著的特徵」作標題，像是〈徂徠石先生墓誌銘〉，寫的是北宋文人石介，文章的一開始就說明取名「徂徠」的原因：

徂徠，魯東山，……。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¹¹⁵

¹⁰⁹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一》〈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頁 149。

¹¹⁰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頁 3。

¹¹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梁家人傳·康王朱友孜〉，頁 138。

¹¹²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唐明宗家人傳·明宗淑妃王氏〉，頁 159。

¹¹³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頁 85。

¹¹⁴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頁 86。

¹¹⁵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徂徠石先生墓誌銘〉，頁 74。

由上文「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可知石介的墓誌銘篇名是其鄉人尊敬他的高潔品格，又因其居住之山稱作「徂徠山」，因而成爲標題，因此可以說歐陽修爲石介所書寫的標題就是針對他的特質「品格高潔」來定名。另外，像是〈胡先生墓表〉¹¹⁶、〈孫明復先生墓誌銘〉¹¹⁷不書寫其官職名稱，而都以「先生」這樣的敬語來作爲標題，也是因爲崇敬他們在德行上以身作則，樹立品德以供後世效法，在學術上作育英才、培育後進而訂立篇名，以感念他們爲國貢獻的事蹟。另外，與歐陽修相知的友人，傳記文篇名直接大書傳主的姓名，這是在歐陽修其他傳記文中所沒有的，突顯了歐陽修與傳主間的親近與熟悉，才能直接以其名諱作爲篇名，像是〈石曼卿墓表〉¹¹⁸、〈黃夢升墓誌銘〉¹¹⁹、〈尹師魯墓誌銘〉¹²⁰，分別描寫石延年、黃注、尹洙等在歐陽修仕途上的盟友都是此例。

歐陽修在篇名中以傳主的身分或特徵來定名，將傳主分類，讓讀者在閱讀內文前，看見篇名就可以對內文有先備的印象，在閱讀時會更順利，也能在讀完文之章後，回頭看篇名，有對應的效果。

貳、善用修辭技巧使傳主形象生動

中國傳記文都是以歷史事實爲主所做的書寫，即「樹碑立傳」的歷史功能。茅盾在曾說：「……所謂的人物傳記，也不過是家譜式或履歷單式的記載。」表現了傳記文因爲強調歷史的「真實性」而缺乏文章中字句修飾的「文學性」的美。但歐陽修的傳記文，卻能在不違背史實的條件下，展顯「文學的真實性」，也就是善用修辭法，讓文章產生活潑生動的點綴效果也增添了歐陽修對傳主情感上的強度，對於讀者而言能更深入其境，也可引發想像力，藉此提高文學的價值。

在文學技巧上，歐陽修善用「白描」、「譬喻」、「誇飾」、以及「反諷」等的手法來寫作。白描法是用簡潔凝鍊的話語，平鋪直述地用敘述性的語言做描繪，讓讀者可直截了當的了解作者想要表達的意思。描述傳主的相貌特徵就常利用白描法，像是〈梁臣傳·寇彥卿〉描寫其相貌：「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¹²¹描述寇彥卿身材挺拔、鼻子高挺、臉呈方形，聲音像洪鐘一般沉穩又響亮，文詞不加以雕飾即能想見寇彥卿的外在形象。另外，描寫黃巢之亂首領華溫琪「身長七尺」、「狀貌魁偉」¹²²，身材高大體型壯碩過於常人，因亂平害怕被捕而尋短見。還有以第三人稱的白描手法，即以他人角度來描寫的，像是〈後晉·康福傳〉中，透過其君王後唐莊宗的描述：「吾家以羊馬爲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羊馬。」¹²³由此可見康福的體態肥壯，相貌類似胡人臉孔。

¹¹⁶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胡先生墓表〉，頁 11。

¹¹⁷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孫明復先生墓誌銘〉，頁 27。

¹¹⁸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祭石曼卿文〉，頁 176。

¹¹⁹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黃夢升墓誌銘〉，頁 29。

¹²⁰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尹師魯墓誌銘〉，頁 33。

¹²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梁臣傳·寇彥卿〉，頁 221。

¹²²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五）·華溫琪〉，頁 519。

¹²³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四）·康福〉，頁 515。

白描手法簡潔有力，使傳主形象簡單明瞭地深植讀者的印象內。另外，「以此喻彼」的譬喻法，歐陽修利用物體形象比喻人物風貌，加強讀者對傳主特徵的認識。後唐明宗時的淑妃王氏，以侍女的低微身分入選妃子，是因其相貌美麗，歐陽修比喻其「花見羞」¹²⁴，用三字短語就能突顯王淑妃「閉月羞花」、「貌美絕倫」的姿態。後唐武將安叔千，歐陽修喻其「沒字碑」¹²⁵，意思是安叔千外在像巍峨聳立的碑牌，但碑牌上的文字毫無意義，突顯了安叔千空有儀表，胸無點墨、行事鄙陋的特質。誇飾法是將形象作適度的擴張或縮小，但不脫離現實的手法，用以強化作者所要表達的事實。像五代時平民王進因為「為人勇悍，走及奔馬」¹²⁶而當官，歐陽修爲了突顯王進腳程快的專長，誇張地描述其奔跑速度和馬相同。雖與事實不相符，但也強化了傳主對王進專長的印象。反諷法也是突顯傳主形象的重要手法，是以與事實相反的話語來突顯作者欲表達的意念。像後唐明宗時的王建立，非常受寵但卻不滿足，最後稱病想引起君王的注意，後唐明宗無法忍受，說道：「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¹²⁷諷刺王建立說的謊言，到最後有可能成真，說明了後唐明宗對其表現的失望，也突顯了王建立的貪心。

歐陽修利用各種修辭來突顯傳主的特質，發揮主觀的觀察力進入傳主的角色之中，深入到傳主的豐富複雜情感世界中去，這樣不僅可以強化讀者印象，也讓歐陽修傳記文產生了文學的美感。而對於傳主原本屬於日記式的資料記錄，也就是因爲其中包含了作者強烈的感情，用盡心力，雕琢字句，才能成爲感染人心的重要創作。

參、傳主動作因性格而生共性

歐陽修以人物的性格特質來又分其撰寫的傳記文，共分爲「皇族宗室類」、「成仁氣節類」、「忠義名臣類」、「敗德貳臣類」、「善惡並存類」、「孝愛親友類」、「雜著其他類」等七類傳主特性¹²⁸，每類傳主雖然所經歷的事件各不相同，但因爲主要的性格特質相似，所以在處理、面對事件時，會用相類的態度來對待人事，產生相似的結果，這樣的模式即爲傳主的「共性」，而這樣的「共性」，表現了歐陽修又分傳主的依據，可令讀者有系統地了解各類傳主的特性。略舉「名臣類」與「貳臣」類加以說明：

歐陽修傳記文大部分記載的是在朝爲官的文武官員，而官員中性格特質屬於能忠於家國、勤政愛民的，都被歐陽修列爲「忠義」的性質，呈現的性格必然爲純良至善、言行合一，可做爲後世表率的模範。像是北宋官員許遜，爲政以民爲先，治區有盜賊，在其施政下「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召其酋豪，諭以禍福，……。訖三歲，不以蠻事聞朝廷。」¹²⁹，展現了許遜恩威並濟降

¹²⁴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唐明宗家人傳·明宗淑妃王氏〉，頁 159。

¹²⁵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六）·安叔千〉，頁 551。

¹²⁶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七）·王進〉，頁 558。

¹²⁷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四）·王建立〉，頁 513。

¹²⁸ 七個傳主分類細節詳見附錄一~附錄七。

¹²⁹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頁 102。

伏盜賊與南蠻的功績，使得其治地人民得以安居。另外「大修山河堰…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歲谷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表現其為民生計盡心不懈的精神。另外，同為北宋官員薛塾歐陽修描述其愛民的表現「民素苦伐薪給官炊，公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凡所施設皆有法，後人雖欲輒更，莫能也」、「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奸」、「始建孔子廟，…，民初識學校之禮」¹³⁰在其治地善於運用良政，不論在人民生計上、法律上、教育上，都善盡其職，使人民安居。由許遜與薛塾的性格特質可知，此類傳主的特性，必定懷有愛民惠民的仁心，這樣為民著想的「忠義之舉」在歐陽修傳記文中是沒有缺點的，也就形成了此類傳主的「共性」。

另外，五代時期的大多數官員，因遭逢戰亂，往往無法守節，在歐陽修的傳記文當中大多皆為「叛亂辭官」的「貳臣」類型。像是後晉後漢時的李守貞，因同儕杜重威被殺，擔心自己也有相同下場，適逢「門下僧總倫以方術陰于守貞，為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趙思綰…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為天人皆應，乃發兵」¹³¹由僧人與趙思綰在旁鼓吹，強化了李守貞叛亂的決心，也展現了他無法效忠國家的貳臣形象。同樣輕易叛變的例子，還有後唐時的董璋，歐陽修描述其「璋及知祥覺唐疑己，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章因為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扼劍門關為七寨，於關北增置關，號永定。」¹³²董璋害怕失去權位，害怕被殺害，所以用了「聯姻」、「築寨口」、「建國號」來確保自己的權位。所作所為都已「利己」為出發點，完全沒有身為官員必須「忠於國、愛其民」的自覺，這樣的行為呼應了上個傳主李守貞藉口叛變的作為，由此可知，此類傳主的「共性」為自私自利，叛國害民的貳臣性格。

上文所描述的四個傳主，都因為背景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經歷。但最終能夠形成共性，是因為傳主性格使然，有「忠於國、愛其民」意識的傳主，其行動必能以民為先，完成其為人臣所應盡的職責；而因害怕權勢的離去而叛變的傳主，性格必然較為自利，以及擁有權勢但卻害民的行為。兩類傳主性格鮮明使讀者易於判別，即為歐陽修所要藉此諷諭後世的書寫方式。

肆、作者論贊展現主觀意識

歐陽修傳記文透過傳主語言來表現傳主的身分地位與性格，也利用他人語言來突顯傳主性格，這些語言的描寫部分取材歐陽修自行蒐集的史料，部分為歐陽修為突顯傳主性格而自行虛構符合傳主性格的語言。這些傳主語言對描述傳主的特徵而言，屬於較為客觀、切實的第三人稱語言。另外，在某些傳記文篇章的開頭與結尾，會有歐陽修針對傳主的經歷禍發生事件所寫的評論，在篇首的稱為

¹³⁰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頁3。

¹³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李守貞〉，頁596。

¹³²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董璋〉，頁575。

「序」，例如〈新五代史·伶官傳序〉、〈新五代史·梁家人傳序〉；在篇尾的則稱為「論贊」，這兩個部分就完全依照歐陽修自己的想法與觀點寫作而成，屬於第一人稱語言，所以文章中所呈現的內涵就代表了歐陽修的主觀評價。

歐陽修傳記文論贊部分的特徵，除了必定置於篇末外，還有必定以「嗚呼」二字作為段落開頭。「嗚呼」在詞類中屬於強烈的哀嘆語氣，此種語氣的出現，可以預告之後文章的內容對傳主行為必有嚴正的批判語言。歐陽修認為五代時期軍閥割據，有武力者僭禮稱王，君臣、父子之間因爭奪權力而自相殘殺，毫無倫理、道德觀可言。歐陽修自撰《新五代史》，並效法《春秋》的批判手法以說明五代亂象且諷喻北宋當世朝政¹³³。《新五代史》中〈家人傳〉內容在記述帝王與其家人，多以父子關係的淪喪作為批判的重點，像是〈梁家人傳〉中應列有梁太祖庶子朱友珪，但因其弑君，歐陽修將其列為「庶人」，但他人質疑其父梁太祖亦弑君，為何不列為庶人？歐陽修在論贊中說明他的評論：「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¹³⁴由此可知歐陽修主觀觀點在於突顯討伐弑君者朱友珪的梁末帝，認為梁末帝的行為代表了忠貞之臣，因為認同梁末帝的作為而「貶抑」朱友珪。由此，即可看出歐陽修承襲《春秋》「寓褒貶於事理」的寫作手法，將道德觀融入於傳主描述中，呈現作者主觀的風貌。

¹³³ 《宋史·歐陽修傳》中說歐陽修：「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可見歐陽修取法《春秋》的寫作手法來撰寫《新五代史》。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歐陽修傳》。臺北：鼎文出版社，1980年，頁10375。

¹³⁴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梁家人傳〉，頁140。